

HONG LOU MENG
XUE KAN

红
楼
梦
学
刊



3

1991

红楼梦学刊

一九九一年第三辑
(总第四十九辑)

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
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范贻光

本期责编：孙玉明

红楼梦学刊
一九九一年第三辑
总第四十九辑

编辑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
出版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（北京市前海西街十七号）
印刷：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 发行：北京报刊发行局
国外总发行：中国国际书店（北京三九九信箱）
国外代号：Q188 邮发代号：82—362 1991年8月15日出版
邮政编码：100009

ISSN1001-7917
CN11-1676/G2

定价：3.60元

《红楼梦学刊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冯其庸(执行) 李希凡

副主编：杜景华

编 委：	马国权	王利器	王朝闻	邓庆佑*
	邓绍基	冯其庸*	刘梦溪*	刘世德
	朱 彤	孙 逊	吕启祥*	李希凡*
	李厚基	启 功	杜景华*	吴组缃
	杨光汉	杨宪益	张毕来	张锦池
	陈玉刚	陈毓罍	周汝昌	周绍良
	周 雷*	林冠夫*	胡文彬*	郝延霖
	郭预衡	陶建基	蒋和森	曾扬华
	蓝 翎	蔡义江	端木蕻良	廖仲安

(编委依姓氏笔划为序,姓名后加*号者为常务编委)

Studies On "A Dream Of Red Mansions"

No. 3. 1991

Main Contents

- On the aesthetic values of the Zhi-yan-zhai
commentary.....Li chun-long
-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o Xue-qin
and his two commentatorsSun Xun
- The deeper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.....Chen Dong-ji
- Joys and sorrows in the garden.....Song Hao-qing
- Zen philosoph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
novel Luo Li-qun
- The use of colloquialism in
the novel Zhong Bi-qin
- Scholar, poet and artist-the famous redologist
Professor Feng
Qi-yong.....Ye Jun-yuan and Deng An-sheng
- Sun Li's comments on the
novelKuo Zhi-gang and Zhang Wu-ji
- The life of Wang Xi-lian,a Qing
Dynasty commentatorHu Wen-bin
- A study of Cao shun Zhu Dan-wen
- Commentaries, book reviews, illustrations, etc.

目 录

- 脂评关于情与文的审美意识……………李传龙 (1)
- 曹雪芹、脂砚斋、畸笏叟三者关系之探寻……………孙 逊 (21)
- “却从上下左右写”……………周书文 (35)
- 脂砚斋对《红楼梦》人物系统化刻划的发现与总结
- 道德·社会·情绪·人生
- 论《红楼梦》的深层意蕴……………陈冬季 (53)
- 大观园里的悲欢离合……………宋浩庆 (73)
- 禅宗意识与《红楼梦》创作……………罗立群 (87)
- 冷月清窗话黛玉
- 关于林黛玉形象的情旨、意蕴的思辨……………李兰 杜敏 (103)
- 论“黛玉葬花”的象征意义
- 及其艺术表现手法……………蔡国黄 (118)
- 《石头记》的真假结构……………张欣伯 (135)
- 构建《红楼梦》的对照意识……………杜永道 (143)
- 论《红楼梦》对俗语的熔铸和提炼……………钟必琴 (153)
- 学者·诗人·书画家
- 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教授……………叶君远 邓安生 (173)

- 孙犁评《红楼梦》……………郭志刚 章无忌 辑录 (187)
- 清代《红楼梦》评点家王希廉生平考述……………胡文彬 (211)
- 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《红楼梦》评点浅谈……………张庆善 (231)
- 脂本评者研究综述……………道 海 (248)

梦里多少半生缘

- 《传奇》与《红楼梦》比较谈……………赵为民 余韶文 (275)

- 读红胜录……………清 芬 (296)

- 《红楼梦》早期抄本研究综述……………郑向前 (307)

- 曹顺小考……………朱淡文 (321)

雪芹焉能不识娑罗树

- 《红海一杓》之一……………执杓氏 (336)

· 红 楼 问 答 ·

- 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年代和人物年龄……………景 华 (270)

· 红 注 集 锦 ·

- “无事忙”解析……………行 余 (101)

- 豆腐皮包子……………于 芷 (134)

· 红 楼 一 角 ·

- 甄家丫环的眼与贾雨村的背……………高 低 (172)

吴宓与《红楼梦新谈》……………行 余 (151)

· 红 学 书 窗 ·

《红学》……………劲 叟 (210)

· 红 学 动 态 ·

《红楼梦百合诗》在贵州发现……………述 闻 (229)

高鹗手抄《唐·陆鲁望诗稿》……………余 力 (305)

· 红 楼 佳 话 录 ·

古老的浪漫

——台湾“红楼梦之旅”琐记……………孙 逊 (139)

本期编后…………… (345)

· 红 楼 画 廊 ·

曹雪芹祖母李氏(曹寅之妻)母家今貌……………冯其庸摄

曹家宗庙——万寿禅寺今貌……………冯其庸摄

红楼印璞……………王运天 (86)、(335)

脂评关于情与文的审美意识

李传龙

脂砚斋、畸笏叟等人，都是很重情的。在他们看来，在创作过程中，情与文密不可分：一方面，情是文的因素，有了情才会有文；另一方面，文又离不开情，文必须表达情。这是他们考虑小说创作问题时的重要思想，也是脂评审美意识的根本内容之一。

—

在《红楼梦》脂本上面，我们可以见到，脂评一再强调小说传情的思想。

第一回，描写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时，有一条脂批说：“情之至，莫如此。今采来压卷，其后可知。”（甲戌本）第一回回末总批又说：“出口神奇，幻中不幻。文势跳跃，情里生情。”（戚序本）以上二批，都是对《红楼梦》传情艺术的赞扬。

第八回，对钱华的描写，有这么一个批语：“随事生情，因情得文。”（甲戌本）这里，“因情得文”有两层含义：一是，文离不开情，文是为了表达情。二是，情是文的因素，有了情才会有文。第八回还有两条批语。一条关于写人的批语说：“二语虽粗，本是真情。”

(甲戌本)另一条关于写事的批语说：“细事，亦是真情。”(甲戌本)这两条批语表明，在小说创作中，写人也好，写事也好，都离不开表达真情。

第九回，为了表现宝玉对秦钟的情谊，作者作了这样的描写：“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，赔身下气，情性体贴，话语缠绵。”对此，脂评云：“凡四语十六字，上用‘天生成’三字，真正写尽古今情种人也。”(戚序本)这一评语，就是对《红楼梦》的传情艺术的充分肯定。

第十五回，宝玉怅然无趣时，脂批说：“处处点情，又伏下一段后文。”(甲戌本)这表明，作者重情，处处写情，而且情在结构艺术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
第四十三回，回末总批说：“攒金办寿家常乐，素服焚香无限情。”又说：“写办事不独熙凤，写乡情不漏亡人。情之所钟，必让若辈，此所谓‘情情’者也。”(戚序本)这条批语，不仅强调了写事、写人离不开写情，而且还表明了曹雪芹在写情方面的艺术成就。

在脂本上，有关这方面的批语还很多，但只从以上所引的几条批语就可充分说明：以脂砚斋为主的批书人是重情者。他们把表情看作小说创作的重要任务之一。他们不仅表明，小说写人和写事都离不开表情；而且表明，成功的写情成为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成就之一。

脂评强调小说要写情，明确提出了“因情得文”，把情看作小说创作的根本因素。这一美学思想，出现在当时，是很值得重视的。

在脂评之前，一般说来，人们长期以来都认为：诗歌和小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，诗歌是写情，小说则是写事。这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中，就有大量的实例。

古人关于诗歌的看法。比如：《毛诗序》认为，诗歌的重要性质就在于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^①陆机说：“诗缘情而绮靡。”^②挚虞说：“古诗之赋，以情义为主，以事类为佐。”^③刘勰说：“昔诗人什篇，为情而造文。”^④以上各家诗论，都是用“情”来说明诗歌的性质。当然，这种理论并不绝对排斥写事。挚虞就提到写事的问题。但他的主张是诗歌以情为主，以事为佐，真正强调的还是表情。

脂评之前，人们对小说的看法，往往以纪事为重。历来有“经以载道，史以纪事”之说。也许那时人们以为，小说为稗官野史，也属史的范围，因而也以纪事为重。事实上，许多古人就是从纪事的角度来对小说提出要求和进行评价的。

袁无涯非常赞赏《水浒传》的“写生”、“绘事”。他还说：“纪事者提要，纂言者钩玄，传中李逵已有提为《寿张传》者矣。如鲁达、林冲、武松、石秀、张顺、李俊、燕青等，俱可别作一传，以见始末。”^⑤以上“纪事者提要，纂言者钩玄”，本来是韩愈的话。^⑥这里，袁无涯就是通过引用韩愈的话来说明《水浒传》在纪事方面的艺术成就。

金圣叹在评论《水浒传》时说：“某尝道《水浒》胜似《史记》，人都不肯信。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。其实《史记》是以文运事，《水浒》是因文生事。以文运事，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，却要算计一篇文字来，虽是史公高才，也毕竟是吃苦事。因文生事即不然，只

① 《毛诗正义》卷一。

② 陆机：《文赋》。

③ 见《艺文类聚》卷五十六。

④ 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。

⑤ 袁无涯：《忠义水浒全书发凡》。

⑥ 韩愈的原话是：“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”见《进学解》。

是顺着笔性去，削高补低都由我。”^①金圣叹说《水浒》胜似《史记》，这当然是对《水浒传》最高的评价了。金圣叹对《水浒传》作出这么高的评价，是和《水浒传》的写事艺术分不开的。或者说，金圣叹正是从写事的角度，来对《水浒传》的艺术进行评价的。在金圣叹看来，《水浒传》的艺术成就在于，它不是死板地写事，而是“因文生事”，也就是按照小说创作的特点，通过艺术虚构来写事。金圣叹在评论《三国演义》时，却又把《三国演义》说成奇书。他说：“奇又莫奇于《三国》矣。”又说：“作演义者，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，而且无所事于穿凿，第贯穿其事实，错综其始末，而已无之不奇。”^②这表明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成就在于，通过奇文，写出了奇事；也就是金圣叹所说的“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”。以上，“因文生事”和“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”，虽然是对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这两部不同作品分别进行的理论概括，但却共同表明了金圣叹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：小说一定要成功地写事。

毛宗岗评论《三国演义》时说：“《三国》叙事之佳，直与《史记》仿佛，而其叙事之难，则有倍难于《史记》者。《史记》各国分书，各人分载，于是有本纪、世家、列传而总成一篇。分则文短而易工，合则文长而难好也。”^③这是通过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史记》对比，来说明《三国演义》叙事之佳，实在不易。这也就是从小说写事的角度，来对《三国演义》进行评价。

以上表明，在脂评之前，往往都是以表情来说明诗歌的性质，以写事来说明小说的性质。用情与事来区分诗歌和小说，这似乎

① 金圣叹：《读第五才子书法》。

② 金人瑞：《三国志演义序》。

③ 宗岗：《读三国志法》。

已成为一种古代美学理论的模式。值得重视的是：以脂砚斋为首的脂派评点家，没有重复这种模式。他们却提出小说要表情。当然，他们并不反对小说写事，甚至也承认写事对小说来说具有一定的重要性；但是他们认为，小说除写事外，还一定要表情，而他们强调的则是小说要表情。而这，在理论上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。

诚然，关于小说表情问题，在脂评之前也有人注意到了。洪迈说：“唐人小说，小小情事，凄惋欲绝。”^①这就是说，唐人小说的内容，既包含着事，又包含着情。李卓吾在《水浒传》第十回批语中说：“此回中李小二夫妻两人情事咄咄如画。”^②这话意味着，通过小说人物形象的描绘，情和事都生动的表现出来。但是，系统强调小说要表情，特别是在理论上明确提出“因情得文”的命题，则是脂评的重大贡献。

脂评强调小说创作中的情的因素，是与前人的影响分不开的。比如，以上所引的洪迈、李卓吾关于小说包含着情的思想，就可能对脂评有一定的影响。但是，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明代汤显祖和冯梦龙的重情论对脂评的影响。而这种影响，在脂评中是有直接的表现的。

在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二回，脂评作了这样一个回前批语：“前明显祖汤先生有《怀人诗》一截，读之堪合此回，故录之以待知音：‘无情无尽却情多，情到无多得尽么。解到多情情尽处，月中无树影无波。’”（庚辰本）汤显祖是个重情论者。这首《怀人诗》，集中体现了他的重情思想。脂评作者对这首诗异常感兴趣，除表现为对此诗直接引用外，还表现为对此诗引用时的说明：一方面认为此诗“堪

① 洪迈：《容斋随笔》。

② 《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》第十回回评。

合此回”，直接用此诗的重情思想来解释《红楼梦》的内容；另一方面又说录此诗“以待知音”，这表明不仅评者自己已成为此诗的知音，而且还要想让读者也成为此诗的知音。可见，汤显祖的重情思想对脂评作者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
应该顺便谈到，某些人认为汤显祖是个唯情论者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作为深受汤显祖影响的脂评作者就有唯情论之嫌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谈清楚。

我觉得，汤显祖虽然重情，但并不是唯情论者。因为他重情是把情看作文学创作的根本因素之一，并没有把情看作文学创作的唯一因素。他之所以重情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人是有情的，文学要描写人，就必须重视写情。因而，他的重情思想和写人、写事、写生活并不矛盾。事实上，在汤显祖的论著中，除了重情的有关论述外，也还谈到文学写事的作用以及作家面向生活等问题。在谈到小说《虞初志》的内容时，他说：“可喜可愕之事，读之使人心开神释，骨飞眉舞。”^① 汤显祖这话表明，作品的艺术效果，就和它写事的内容分不开。在谈到文学创作问题时，他说：“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。耳多未闻，目多未见，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，相天下文章，宁复有文章乎？予谓文章之妙，不在步趋形似之间。”^② 此话大意是，与世隔绝，专读文章，只是在形式上模仿别人，是写不出真正的好作品的。这也表明，从事创作，一定要多闻多见，面向生活。可见，汤显祖是重情论者，并不是唯情论者。因此，我们也可以说，脂评作者所接受汤显祖的影响，是重情论的影响，不是唯情论的影响。

① 汤显祖：《点校虞初志序》。

② 汤显祖：《合奇序》。

在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二回，回后脂批云：“世上无情空大地，人间少爱景何穷。其中世界其中了，含笑同归造化功。”（戚序本）这一批语的重情精神，主要来源于冯梦龙的重情论思想。冯梦龙曾在一篇以龙子犹署名的序文中说：“天地若无情，不生一切物。一切物无情，不能环相生。生生而不灭，由情不灭故。四大皆幻设，惟情不虚假。有情疏者亲，无情亲者疏。无情与有情，相去不可量。我欲立情教，教诲诸众生。”^①冯梦龙这序文的根本精神就是：强调情的重要性，认为有情才有人世。而脂评以上所说的“世上无情空大地，人间少爱景何穷”，和冯梦龙这里所说的“天地若无情，不生一切物”，是完全一致的。从这方面来看，脂评重情思想的产生，又与冯梦龙的影响分不开。

二

上面谈到，脂评强调小说要表情。但是，脂评的小说“表情”论不完全等于传统的“发愤”著书论。

我国古代，长期流行一种写作“发愤”之说。所谓发愤，就是由于作家对现实某种现象极为不满，产生了一种愤愤不平之情，要通过文学创作将这种愤情发泄出来。很多古人将好作品称为“愤书”，而且认为只有发愤才能写出好作品，甚至把这看成创作规律。李卓吾说：“太史公曰：‘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，贤圣发愤之所作也。’由此观之，古之贤圣，不愤则不作矣。不愤而作，譬如不寒而颤，不病而呻吟也，虽作何观乎？《水浒传》者，发愤之作也。盖自宋室不竞，冠

^① 龙子犹：《情史叙》。

履倒施，大贤处下，不肖处上。驯致夷狄处上，中原处下，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，纳币称臣，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。施、罗二公身在元，心在宋；虽生元日实愤宋事。”^①李贽在这里不仅认为古代圣贤都是发愤而作，而且认为小说创作也要发愤。这就是把“发愤”说直接运用到小说创作领域中来了。当然，在李贽之前，瞿佑、刘敬等人早就提到小说发愤问题。^②但是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明发愤的重要性，把发愤作为创作规律来强调，李贽倒是很具有代表性的。

由于愤也是一种情，因而人们往往容易把传统的“发愤”论和脂评的“表情”论完全等同起来。其实，二者是有区别的。

其一，二者所强调的情，在性质上就不相同。脂评“表情”论，所强调的小说要表情，此情为客体之情。也就是说，脂评是强调作家描写客观世界之中的人物之情。而脂评所谓“世界无情空大地”，所谓“写尽古今情种人”，所谓“写乡情不漏亡人”等等，都可表明脂评强调小说所表之情的客观性质。当然，小说要表现客体之情，不能离开创作主体，不能不贯穿作家的主体之情。这一点脂评是注意到了的，后面我们也将要谈到。但是，从脂评“表情”论的本义来说，它所强调表现的情毕竟属客体之情。传统的“发愤”论，强调作家发愤而作，这里的愤作为一种情，则是作家的主体之情。司马迁说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是“贤圣发愤之所作也”。这里所发之愤就是贤圣的主体之情。李贽说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、罗二公“实愤宋事”。这里所说的愤，就是施、罗二公的主体之情。当然，作家发愤而作，不能离开客体，也不能离开客体之情。但是，从传统“发愤”论的本义

① 李贽：《忠义水浒传叙》。

② 分别见瞿佑的《剪灯新话序》和刘敬的《剪灯余话序》。

来说,它所强调要发之愤毕竟属作家主体之情。

其二,二者所强调的情,在范围上也不同。脂评“表情”论,所强调的小说要表之情,既然是客体之情,其范围就很大。它可以包括客观世界中人们身上存在的喜欢、愤慨、悲伤、恐惧、爱慕、厌恶等各种各样的情。传统的“发愤”论,强调作家所发之愤,虽然也属情,但只是情的一种,或者说只是限于愤这一种情。

其三,二者所强调的情,在表现形态方面又不同。脂评“表情”论,强调小说表现客观世界中的人物之情,这种情只有通过小说人物本身的情态显示出来。林黛玉的愁情,就只有通过林黛玉自身发愁的情态表现出来。传统的“发愤”论,所要发泄的愤情,一般说来,只是作为一种创作激情表现在创作过程之中,很少通过愤者本身的情态直接表现在小说之中。《水浒传》的作者“实愤宋事”,这种愤情就不是直接通过作者本身愤慨的情态表现在作品之中,而是作为一种创作激情,促使作者创造“愤宋”的艺术形象。

以上,我们说明脂评的小说“表情”论不同于传统的“发愤”著书论,并不意味着脂评作者不同意传统的“发愤”著书论。而只是说明,这是两个问题,不能将它们等同。

三

我们还需要说明:脂评强调小说表情,并不意味着要让小说涉于淫滥。过去,某些人由于对情缺乏了解,明明是淫书,却要说它是言情。这就是把情和淫混同起来了。对于情和淫,脂评是有明确的想法的。第六十六回,脂本回前总评指出:“余叹世人不识情字,常把淫字当作情字,殊不知淫里无情,情里无淫,淫必伤情,情